

青春三部曲第三卷

宦海生涯的酸甜苦辣  
权利博弈的荆棘之路

殷云 著

# 南方之恋

# 南方之恋

殷云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方之恋 / 殷云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500-2638-4

I. ①南… II. ①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04014 号

## 南方之恋

殷 云 著

- 
- |       |                                 |
|-------|---------------------------------|
| 出 版 人 | 姚雪雪                             |
| 责任编辑  | 郑 骏 叶 姗                         |
| 封面设计  | 大红花                             |
| 制 作   | 郑 健                             |
| 出版发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 社 址   |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 |
| 邮 编   | 330038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南昌三联印务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8.25    |
| 版 次   | 2018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字 数   | 300 千字                          |
| 书 号   | ISBN 978-7-5500-2638-4          |
| 定 价   | 43.80 元                         |
- 

赣版权登字:05-2018-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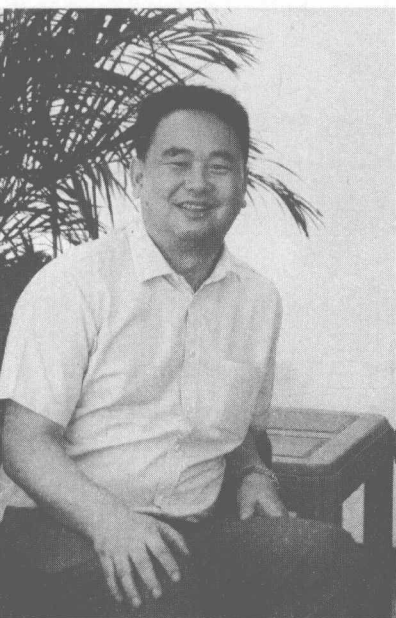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 殷云

殷云，湖北孝感人，中学时代开始发表作品，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硕士、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博士。大学期间，发表长篇报告文学《警钟》（亦称《人口忧思录》），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许多报刊转载。诗歌《选择》获全国诗歌大奖赛一等奖。

曾任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广东记者站站长，新华社深圳新闻信息中心主任等。在新华社工作十六年期间，采写多篇内参获中共中央高层关注并多次荣获新华社好稿奖。其作品多次被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央媒采用。曾在《南方日报》《羊城晚报》《求是》等组织的全国性大奖赛获奖。

出版有长篇传记文学《红色情报王李克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张爱萍将军题写书名）、《红色恋情——刘少奇与何宝珍的爱情故事》（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乔石、刘英、王光美题词）、《皖南骁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江泽民、李鹏题词），长篇小说《黑幕·红幕》（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反腐题材）由《广州日报》连载。还在报刊连载过长篇传记文学《从团政委到打工仔》、中篇小说《红纱巾》、散文集《年夜饭家思》《是冬雨已来临》等

策划过多部影视作品。其中《鹰击长空》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康熙微服私访记》（第五部）、《公主出山》等获全国观众好评。《南方之恋》是其青春三部曲《枫叶之恋》（第一卷）、《风华之恋》（第二卷）的第三卷。其中《枫叶之恋》《风华之恋》已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向全球华人连播。

殷云现任《求是》杂志直属《小康》杂志社常务副社长，中华民族文化交流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工业大学兼职教授。

南方之恋

## 引子

东方巨龙沉睡了一个世纪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巨龙慢慢苏醒,蹒跚而行。它经过了三十多年的热身,终于拉开架势,准备腾飞。

时间进入公元二〇一〇年前的春天,一场罕见的大雪将整个中国中部地区覆盖得严严实实。殷曙初从温暖的南方回到了长江中下游平原老家陪父母过春节,尽管元宵已过,但严寒程度依旧没有减轻,一直向南蔓延。

屋前,两只乌鸦蜷着脑袋,懒懒地梳着翅膀,母亲催着他赶紧去单位报到。门前的土塘早已结冰,但没有儿时记忆中的许多小朋友在上面溜冰的情景。这次回家他才知道何谓空心村,何谓空巢老人,何谓留守儿童。故乡的年关在他眼中再也没有小孩玩耍游戏,大人们磨豆腐、炸糍粑、置办年货,和面,人们围在一个大家庭听书说戏的场景。房子虽然漂亮了,地也干净了,屋子里也暖和了,但农村过年的气氛却冷淡了许多。过去二三百人的乡湾现在却不到二十人,并且都是老弱病残、妇女儿童,过年的气氛近乎凄凉。

从大年初一到元宵节,这个春节似乎就没有出过太阳,村外的庄稼地里生长着打了霜的麦苗,虽然泛绿,但焉焉的。远处的田地,被雾霾笼罩着根本看不清长得啥庄稼,只有几处袅袅炊烟显示着一丝活气。

殷曙初的父亲是一位知识分子,“文革”时因为爷爷被打成走资派、牛鬼蛇神,被迫中途退学;母亲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懂得一些戏文,常常给他讲岳母刺字“精忠报国”的故事。这次,当他的父母得知自己的儿子要到南方挂职当副市长时,高兴地合不拢嘴,在他们有限的知识概念里,那可是比县太爷还大的“知府老爷”呢。

殷曙初的父母随着曙初结婚后小孩在南方出生的第二年,就同儿子儿媳来到了南方,并且很快适应了南方的生活。南方的年很好过,没有冬天,一年四季没有冷的时候,冬天基本就穿件夹衣夹袄就可以过去,偶尔才会穿上棉衣,那也就是十来天的工夫,这倒把母亲的咳嗽病和颈椎病治好了。父母亲执意把改革开放后做点小生意存下来的积蓄在离曙初住的不

远处买了一套小三室一厅的房子。父亲由于人缘好,现在小区业主推选他当业务委员会主任,据说是帮助业主们维权的,还给父亲配备了办公室。每天清晨,父亲会起来教小区的一帮老头儿老太太们打太极拳、耍太极剑;回家吃过早餐后,去上半天班,回家吃午餐,午休后去打下乒乓球,到了晚上,会提着二胡与那些老人们又唱又跳、有说有笑地搞到晚上九点多才回家。当然,这一切又是以曙初的母亲搞好后勤为基础的。母亲是位老实巴交的农妇,不爱抛头露面,每天守在家里,为自己的老伴端茶倒水,曙初曾多次对朋友说要写一篇小文章《父亲幸福的晚年》来送给父母,可是由于繁忙的工作,常在飞机上赶来赶忙,竟一直没有成文。

曙初与父母商量过老家的房子倒塌了,要重新修下,至少要在老家留个根,留个念想,故此前几年,把自己积蓄稿费的一部分拿出来建了几间平房,这才有了“老家”的延续。父母在老家曾经有太多的委屈与不幸,不太愿意回老家起初甚至排斥提老家的人和事,后来在曙初的思想工作下,也陆续回过几次老家,这两年越发回得多了,因为父母都是七十好几的人了。

今年不同的是,父母知道自己的儿子曙初要去挂职“当官”,他们执意回老家为自己的儿子拜祭先祖,而且还要带着孙子上坟烧香,鞭炮迎新。全家人挂满笑容,在年初一的团圆饭上,父母给全家人开了个家庭会,大意是任何人都别干扰曙初的工作,不能利用其影响办事,全家人要低调,否则对不起先祖和先辈们。因为曙初的爷爷就是“文革”中被整死的,这就是“前车之鉴”吧。

当曙初在儿时清塘绿水的回忆中清醒的时候,他一直在想:为什么经济发展了,环境却变坏了……

殷曙初徘徊在十字路口,他面临着重大抉择,一时难于决断。总社按照中央组织部的意见,决定推荐一批符合条件的优秀新闻工作者到地方去挂职,总社推荐了他,社长老单的话时时在耳畔回响。经过总社党组慎重考虑,决定派你去越北市挂职副市长。主要基于如下几点理由:一是结合你个人经历和基层工作经验,经过多年锻炼,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养。二是实际工作需要。我们单位是党和国家的耳目喉舌,代表党的前进方向,传递着党最重要的心声。这就需要我们时时刻刻与时俱进,

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及时反映这个时代最主流的声音,与广大人民群众充满创造性的实践相结合,吸纳营养,发掘智慧,善于总结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新成就,推动党的事业向前发展。你去了挂职地之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发掘改革过程中的新思维、新动向,及时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与对策,向广大基层党务工作者推行党在新时期的任务和责任,有益的经验与方法。我们最需要来自一线的最鲜活的素材,挂职这件事对你来说是人生的大事。三是你的妻子李雯是越北人。借着同家人团聚的机会对老人也是安慰和照顾,有助于你熟悉当地社情、民情。同时,有啥要求你提出来,只要是合理的,组织上会酌情安排。

单阳社长让曙初考虑两天,可以不着急答复他,并强调组织上会充分考虑和照顾个人的需求和困难的。如果他不愿意下派,组织也将尊重他的选择。一开始对党组织决定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曙初脑瓜一片混乱,听到社长这么一说,才松口气,回复老单说回去先考虑一下,再给老单答复。其实,曙初的确有一些顾虑,挂职下派就意味着他们夫妻又将两地分居,李雯这关肯定得过。

这番谈话在曙初心中激起千层浪,埋藏在心底深处已十分遥远的越北情节倏然被勾起。他本以为二十多年过去了,离开南方省也有数年,越北变得越来越遥远,越来越模糊,久居京城,也变得越来越懒散,每天按部就班的生活节奏和固定的作息弄得他只想按正常轨迹走下去。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看,不是总社的意外点将,恐怕他这辈子也不会想再和过去有瓜葛。

人生日日而新,时间对他而言就是个无情的机器,京城生活的单一而呆板、平静而无半点波澜,快把他修炼成近乎一个老夫子。上班、看稿、下班、居家,偶尔的应酬也激不起他的半点激情。虽说调回总社大刊物《风范》杂志社有几年了,但这杂志介乎于时政与理论之间,但理论特色居多,故对新闻的采编相对要求就低些。过惯了风风火火、热热闹闹的记者动荡生活,曙初起初还真有些不习惯杂志社刻板而单调的生活,看不惯办公室弥漫着的锱铢必较的酸臭文人味。机关生活就是如此。人浮于事,人情淡漠。貌似高深莫测的一个人都世故老沉,快成“精”了,整日一副忧国忧民的苦脸状,似乎唯有他们这种人才有济世悬壶之才。跳出这个圈子,换种目光看世界也许别有天地。曙初幡然醒悟,他拿定主意接受这次组织的安

排和命运的挑战。把这次下派挂职当历练自己的机会,这是一种考验,更是人生的升华。其实在他的骨子里他一直都有从政的愿望,最终都是太安于目前舒适、闲逸的生活而放弃。路边的风景虽然很美,但不置身其中他又怎能品尝到个中滋味呢?

一想到又要回越北,那曾是他人生的第一个驿站,也是他曾经心仪女孩林颖的长眠之地。还有那一个个刀笔纵横天下的日日夜夜。越北是他的启航之地,交织着千丝万缕的复杂情感。也是他与李雯爱情结晶的起源地、见证地。能说不涌起心头的千层波澜?从老单找他谈话的那一刻起,越北往事就像挥之不去的影子时时萦绕着他,叩动着他的心弦。

下班回到家,李雯也是刚刚先一步踏进家门,曙初故作平淡地说了句,小雯,过两天我要去趟越北。

李雯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听错了,疑惑地问,你跟我开玩笑吧?这十多年我多少次要你同我回越北,过年过节也罢,你都是以种种理由搪塞我而不肯回去。我知道那里有你的伤心往事,你一直在逃避。想想也罢,谁心里都会有一个不愿让人触碰的角落,那就让它在那个角落悄悄地待着,直到发霉变烂。也许只有这样,那往昔的一切就自然而然随风而散了。

曙初打趣地说,敢于担当的同志才是好同志。越北虽说你父母仍健在,但每年我们都请两老在京团聚几月,也费不着我们舟车劳顿、千里迢迢赶回去。要说我不回越北的责任,还不是因为你这个大主管忙,还有闲情回越北?

李雯垂下眼睑不吱声。曙初说的是实情,同曙初结婚后,李雯也被调入同系统的北京总部做通信技术工作,随着信息产业的急剧发展扩张,邮电业已逐步分离移动通信、网络通信和普通电信几大产业集团。李雯在移动公司干了已有些年头,从普通技术工干起,逐渐成为业务主管,后来随着集团成立,她又调到人力资源部做主管,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一切从头开始。现代科学技术尤其在信息产业上的突飞猛进,总部业务呈几何式增长,人员增长翻了好几倍,压在李雯肩上的担子非常重。企业不比机关,基本上时间都是掐着算的。李雯工作起来仍是那股军人作风,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基本上分不清工作日和周末,进京后也基本上没有回过越北。

幸好李雯爸妈知道女儿女婿忙,隔三岔五的都是他们主动打电话来嘘寒问暖,时间隔久了太想女儿就动身从大山出来北上进京住上一阵子。说



是享享福，其实还是妈妈过来帮忙料理女儿，料理乱无头绪的家务。老人最终还是习惯不了京城生活，魂儿依旧落在越北，时间一长，也就腻烦了，便悄悄回越北，正如来时突然起意就启程，走时也不愿惊扰小两口。他们知道小两口太忙，只有这样悄悄地来，悄悄地走，就如同一趟自助游。渐渐地，小两口也习惯了老人的做法，也不搞迎来送去，繁琐磨叽。越北的邻里个个都夸老人“潇洒走一回”。

曙初把同单社长谈话的情况大概说了一遍。李雯沉思了片刻，说，组织纪律我懂，毕竟我也干了这么多年国企人事主管，一句话，我没意见，坚决支持老公的工作。

曙初拍了拍李雯的肩膀说，我们这个家好不容易才安顿下来，没过上几天安定日子又得劳燕分飞，我对你娘俩亏欠太多。

早年李雯同曙初结婚后仍在越北邮局工作，夫妻分居两地。不久，从李雯怀孕到生产都一直待在老家。那时候曙初正在参与一个重大会议的材料起草工作，所有人员全部集中起来转为封闭式管理，基本上不允许请假或外出。曙初不愿放弃这次机会，这种机会大多数人一生都没有，因此被选入的都是社会栋梁、行业精英或翰墨奇才，前程不可估量。他只好拜托岳父、岳母把李雯照顾好。等曙初执行完任务回到越北，已是孩子满月时。这也是曙初一直愧疚，觉得对不起李雯娘俩的事。之后，孩子牙牙学语到上幼儿园，也都是李雯一个人拉扯过来的。等待单位有了进京落户指标，李雯调入国企电信单位，孩子已经上小学三年级。夫妻分居十年，两人才在北京总算有了家，漂泊不定的生活刚刚过得有点滋味，又将要回到从前的状态。好在孩子大了，已上全寄宿制中学，基本上不用他俩操心。

曙初没料到李雯的开明、超脱态度。心中有些不忍，说，雯，我们结婚后就没让你过上轻松幸福的一天，我怎能忍心又抛下你娘俩？算了，我同老金说说，这个挂职机会就让给其他更年轻的同事吧。

李雯虽感动，犹豫几秒，但很快被理智替代说，老公，你有这份心足矣，我们不存在谁欠谁的，生活多几分动荡也是生活的本色，没必要怨天尤人。下派挂职，说明单位和领导对你的重视和信任，就个人而言，也是一个极好的全面发展的机会，结合实际工作体会给自己加压充电，弥补弥补基层政府工作的经验，对你来说是个全新的挑战，值得学习，也值得一搏。曙初定定地看着李雯，他俩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这样面对面交流了，也许

是生活的单调与机械,他的锐角逐渐在钝化,久已燃不起激情,直至现在他才突然发现李雯比过去更有思想了,见地更深刻了。知妻莫若夫,李雯在自己的岗位上得到的锻炼,思想也比过去有了提高。这一发现,曙初才感觉到李雯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充满魅力,似乎第一次才发现了她真正的美。久违了的夫妻欲望又重新回到身上,柔和而浪漫的光影下勾起他的一阵冲动。

曙初深情地拥着妻子,轻吻着她的双唇。他似乎又闻到青年时光能闻到的那股芬芳。

北京的夜,平静,而又充满激情。

## 第一章

早春二月，木棉市的市花木棉花正含苞欲放，迎面吹来的风带着一股清新的湿润，不似北京的北风时不时挟着阵阵杀气直透心骨。全城随处可见一簇簇、一片片鲜艳の木棉花傲立于枝头，向人们展示她的娇艳与热情，宛如使者般传递着早到的春之讯息。过完元宵节，曙初告别单位同事、李雯母子俩赶赴南方省委组织部报到。

重回旧地，一种别样的情绪徘徊在曙初心头，是激动还是感伤？抑或是兴奋，还是触景生情？激动的是他又回到这曾工作的地方，让他想起那一个个纵横刀笔的难忘岁月，感伤的是物是人非、岁月无情，最美好的青春时光已悄然离去，生命是如此匆匆，无情而残酷，空留下满腔的惆怅和遗憾。许多事还未明白就已把他甩在时光隧道中。

到省委组织部交上单位介绍信，接待他的干部处处长告诉他，南方省委组织部在此之前已接到北京方面的电话通知，对曙初的工作已有了初步安排，任命曙初为越北市委常委、副市长，协助市里分管经济工作。

处长介绍完越北的政情、民情后说，我们现在只是同您大致做个情况介绍，也算是谈话，这也是必走的程序。我们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阮勇同志还将安排时间同您面谈，并派常务副部长陪您去越平市上任。话毕，处长拿起内线电话拨通后说，阮部长，中央《风范》杂志社的殷曙初同志现已到部里报到，正等候您的指示，您看您同殷曙初同志的谈话安排在什么时间？殷曙初初次见面的这位李处长让他对组织部工作感到阵阵新意。就刚才处长同自己的谈话风格都是严谨的，逻辑性强，条理分明，滴水不漏，这同他长期管人的工作有关，处处留下玄机，让曙初颇有思索回味的余地。电话中的阮勇对处长说，那就让他现在就过来。

部长办公室内，阮勇代表南方省委组织部同曙初谈话，他介绍了已在

沙发坐下的常务副部长李大霄给曙初相识,接着开宗明义地简要介绍了全省政治经济方面的情况和省委省级政府的战略部署。曙初在准备功课时基本上都掌握了这方面的情况。此时,出自这位部长之口时抑扬顿挫,数据翔实,语言丰富,听起来还是十分振奋人心的。例行谈话快结束时,部长问,曙初同志,你在木棉是不是需要停顿几日,我们再安排你去越北上任?曙初迟疑了一下,说,谢谢部长关心,不用了,我想明天就去越北。阮勇面带喜色地说,那好,工作第一,明天我派我们的常务副部长陪你去越北就任。

三人握别,处长带曙初到部招待所住下,曙初看看天色尚早,便给栾春阳打了个电话。春阳目前已是中央某新闻单位南方分社的一号领导。五年前,他的前任荣调省委宣传部任常务副部长,他便自然而然地接任了社长。从青葱岁月到知天命,春阳由一个白面书生长成为业内抓业务的顶尖高手。他的文章曾引九州风雷动,奉若经典与标本。他的犀利笔风与一语中的的时评让多少人如沐春风,感受到新闻的力量和媒介的魅力,也让多少形形色色的坏人心惊肉跳,也让一批腐败分子在他的麾下被打,一个个被吓得人仰马翻,受到国家法律的严惩,栾春阳经历了媒体发展的全面鼎盛时期。

春阳前几日已接曙初电话,知悉自己的高徒重回昔日自己与他并肩作战的地方,这对曙初又将是一次全新的挑战。春阳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支持,现在就要与曙初见面,他还是多了几分感慨与激动,说心里话,他羡慕曙初的年轻,正值最佳干事业的年龄,血气方刚,激情澎湃,又有地方与中央的工作经验。让春阳唯一遗憾的是,曙初没有基层工作经历,这是硬伤,但可能恰恰就是这点与官场老油子不同的地方,少了条条框框束缚,敢于接受任何挑战,不按常规出牌,对一个全新而陌生的岗位愿意去学习,去锻炼,这是让春阳充分肯定曙初的又一优点。人的决心与意志在很大程度上只有敢于打破固有的习惯与格局,才能打开新的上升与发展空间。春阳其实也有很多次这样的机会,但他不想改变自己的生活,只愿意按照固有的运行轨道与节奏前进。日子固然过得有板有眼,但缺少了某种激情,当意识到要有所改变时,岁月已悄然流去,两鬓已生华发。春阳对环境表现的更多的是随遇而安,不希望把自己绷得紧紧的。眼前的曙初同二十多年前初到记者站的愣头小伙已判若两人,数年的文字工作浸染,倒是多了



几分儒雅,举手投足间是自信与潇洒。

曙初对春阳说,我离开南方省也有五年多了。可以说两眼漆黑一片,非常茫然,不知从何着手。加上我并无太多基层政务工作经验,如今担当一方地方领导更多的是压力,早没了当初的新鲜与兴奋。我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从头学起。

春阳哈哈大笑,说,曙初,当年我们调查走私大案是怎么走过来的?那是拎着脑袋在刀尖上舔血度日,我们还不是把那一个个市长、市委书记揪出来了。干任何一项工作就要这股狠劲,天不怕地不怕,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到底就是胜利。你去基层我送你两字:真诚。对百姓真诚,对同事真诚,对上级真诚。目前当务之急是要吃透省委精神,选准主攻方向,才能打出不同的好牌,才能立于潮头,说白了,凭着你多年的记者经历,新闻的敏感性不至于要我教你吧?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地方工作必须服从、服务于中央大局,这是铁律,容不得丝毫动摇。媒体人有天生的嗅觉,这种灵敏反映在你今后的工作中或许也是一种助力,你要正确地加以利用。

这次见面十分重要,曙初从春阳口中获悉了南方省近期工作重点的大量信息。他知道目前省委的战略意图是“三角洲先导,带动越东、西、北三冀发展”。正在下大力气推行扶贫对口产业对接,把大部分产业向三冀地区转移,以带动落后地区的发展。

春阳说,越北迎来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这同十几年老书记第一次到越北搞调研一样,带来了越北第一次发展的起飞。由于越北经济基础太薄弱,工业化生产程度太低,相当长时期内经济基本上停滞不前。目前,仍有大量的人口生活于贫困线以下。这对你而言,既是压力挑战,也是机遇和希望所在。如果能解决这些人的生计问题,并自给自足,不需要政府救济,你将完成一项功在千秋利在当代的事业,这是一个伟大的创造,越北人民一定会永世难忘。对那片土地我太了解了,人们并不怕穷,怕的是找不到治穷的出路,越是落后地区,越需要官员有所作为。你到越北后要同当地官员处理好关系,但又必须坚持自己的独立性,不能被这批官员的旧思想、旧习惯左右、包围,最终失去了挂职的意义与作用,我想这也是上级不愿意看到的。挂职干部的最主要功能是想给你挂职的那个单位注入新鲜空气,搅动一潭死水。

曙初点点头说,至理名言啊,走对路线才是最重要的。以你在中央工作

的新思想和新思维真正影响周围的人。

一夜无眠,枝头鸟儿刚唱响,曙初就提着简易行李,走出了省委接待宾馆的大门。几乎同时,李大霄的车也到了,组织部门办事时间都是掐着点算的,遵守纪律,态度如何决定了成败细节。幸好没迟到,免得初次就给部长留下不好印象。车上的时间过得飞快,不知不觉几个小时过去,进入越北地界,在两市交界处设有公路收费站。车子进了越北,首先是交过路费。交完费走出不到一公里又是一个交车站,司机疑惑地说,嗨,刚刚交完了越北路段的过路费,怎么又得再交。

曙初知道一个地级市的每条道上,国家只允许保留一个缴车站。这越北在一条路上设两个或两个以上收费站实在让人匪夷所思。李部长示意坐在前排的李处长下车看看。曙初见处长下车后,同收费站的人没说两句话似乎要争吵起来,便急忙下车看个究竟。这时,处长气愤地指着收费站领班说,这越北还真是山高皇帝远,中央法令也管不到你们。

领班嘿嘿冷笑道,这越北是越北的地界,这越岭是越岭的码头,你现在进了越岭的县界,就该交钱。这越北与越岭虽是一个爹,但越岭是儿子,儿子也有家,这就叫你收你的费,我纳我的粮。本收费站可是经过县人民政府批准的合法收费站。

曙初到这时才算弄明白,收费的是丰东集团公司,它是由越北县交通局批准授权,在此代越岭县收费。

曙初和李处长无语,上了车。可司机乖乖一分钱不少交了过路费。李大霄一言不发,脸色阴郁地想着心事。还没到越北城里,越北人就给部长和新上任的副市长一个下马威。丰东集团,曙初心里默念着,牢牢记住了这个名字。

车甫抵市委大楼,远远地看见一群人正翘首向这边张望。李处长眼尖,对李大霄说,是陶书记和市委领导班子成员。

李大霄一下车,越北市委书记陶正正急上前握着手说,欢迎欢迎,李部长可是我们越北的贵宾呀!

李大霄打着哈哈说,陶书记你如此抬爱,李大霄受之有愧。李大霄这回进越北的门走了两回,也算领略到了越北的别样风采啊,哈哈。

陶书记纳闷地问,进了两次门?啥门?见李大霄已上台阶便赶紧跟了上去。

会议室里济济一堂，在家的所有越北市级领导都参加了今天的大会。新领导上任同大家见面认个熟面孔，这也是越北的惯常做法。

市委副书记周小光主持会议。市委组织部部长汪菊花宣读了省委任命书，李大霄介绍了曙初的基本情况和组织评价，对曙初和越北市委提出了具体需求。作为新任越北市委常委、副市长的曙初自然要在这个场合表表自己的态度和想法。他在讲话中多次提到在越北曾经工作的岁月，讲到同越北这块土地的深情和对越北的再认识。这通讲话达到了预期效果，博得了热烈掌声。陶正正代表市委市政府发了言，表达了欢迎之情。曙初知道这都是台前必演的正戏，走走过场而已，更艰难的考验还在后面。别看今日大家恭谦有礼，温文尔雅，客客气气，这层面纱很快就会撩开露出它真正的面目，随着观念的不同与看问题角度的不同，必会有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摩擦。于公于私而言，大多数人在不了解你这个外来户的情况下，自然会以另一种眼光来审视你，他们很有可能结成暂时的利益同盟体来，对付这个外来户的侵入与挑战，今后摆在他面前不知道有多少硝烟弥漫，不知有多少冷战随时发生。暴风雨也罢，细雨和风也罢，不在风雨中成长，就在惊涛骇浪中前行。这就是上午例行会议使他突然有感而发的一连串念头。

中午照例是市里宴请李部长一行，并迎接新的副市长。但作为新人，这个场合曙初本来想不参加。他也打算利用中午这个空儿把自己安顿下来。但李大霄大致看出了他的心思，主动叫住曙初说，小殷，中午你也一块儿参加参加吧，也同市里一班人进一步熟络，借此难得机会增进了解吧。陶正正热情地附和邀约道，今后我们就在一口锅里同吃一勺饭了，殷市长一定要一起来一起来。

见两位主要领导发了邀请，自己再拒绝就有些生分和矫情了，便随着领导们一起往宾馆宴会厅走去。市政府秘书长汤进一悄悄靠近曙初身边说，殷市长，您就放心吧，办公室这边已把您的住处安顿妥了，给您配备的秘书也同步到位，您就一心一意陪领导们就餐吧。

曙初朝汤秘书长感激地点点头，心里暗想，他就像我肚里的蛔虫，我刚刚起的念头都被他摸得一清二楚，此人不简单。看来这越北虽然天高地远深藏于大山密林之中，人人虽其貌不扬，但深藏不露的高人还是有的，今后得谨慎、谨慎、再谨慎。

送走李大霄部长已是下午三点，市里领导一个个散去，或回家，或去办

公室。曙初正犹豫是不是要往市政府办公大楼去,此时汤进一不知啥时已站在他的面前,身后还跟着个小伙子。汤秘书长其实就在隔壁用膳,市里大领导参加的宴席,他只能做好后勤服务工作,但两耳时时刻刻都在注意这边的动静。一见那边曲终人散,他立马过来帮忙看看有没有需要帮市领导做的琐屑之事,这也是他分内应尽之责任。汤进一把身后的小伙子推到曙初面前说,殷市长,这是胡文立同志,今后他担任您的秘书。

小伙子有些腼腆,同曙初握了握手。曙初瞧他也就是和自己当年第一次进越北时候的年纪不相上下,心里便有了几分喜欢,说,小伙子挺精神的,很好。曙初一边握着秘书的手,一边想着自己单位秘书们的故事:秘书与领导处好了是兄弟生死之交,处不好则水火不相容,今后我在越北的一切都交给你了。曙初对胡文立开着玩笑,我可不是一号首长、二号首长,你也不是那里面的秘书哈。

一席话把文立的拘谨与腼腆驱跑了,便主动说道,殷市长,市政府招待所的房间已经安顿好了,您就暂住在那里。您现在是回住地,还是去办公室?

曙初说,先去上班吧,你同敬民市长联系一下看他有没有空,我去见见他。

从迎宾宾馆到市政府只有咫尺之距。曙初在文立的引领下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办公室宽敞明亮,家具有些年头,有些地方磨损得露出了本色,山区的空气湿度大,不含任何尘埃,地面上、桌面上、柜面上一尘不染,全不似北京雾霾漫天,目光所到之处均是灰尘粒子当空飞舞。曙初觉得越北最可贵的就是一座天然氧吧,让他神清气爽,头脑清醒。今天应该是值得纪念的日子,也将载入他个人的史册。他与越北结下的不解之缘将从今天开始续写。领导告诉他起码挂职三年任期,越北这个因子又将融入他的血液。

秘书文立轻轻过来,把他的遐想打断了。殷市长,敬民市长这会儿有空,正在办公室等您。

曙初拿起本子和笔随身同文立走出办公室。市长艾敬民见曙初进了办公室,笑容可掬地说,欢迎北京来的市长。中午人多嘴杂,敬民还没有表达欢迎之情,恭迎曙初同志。从京华重地空降越北小山沟,在越北你是第一人。当然,我相信你在此岗位能创造神奇与非凡。上午听了阮部长的介绍,

你的履历不简单啊。曙初谦虚地说,艾市长客气了,曙初初到贵地,两眼一摸黑,一切为零。日后不少地方需要您的指点和多多关心。

艾敬民说,相互学习,相互进步。殷市长身上就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山区闭塞,思想老是慢半拍,这方面你时刻掌握新动向,多向我们传达中央新精神,让我们开阔眼界,少走弯路。艾敬民话锋一转,脸色严肃地说,你来之前,我们市政府党组成员碰了一下头,确定了你的分工职责范围,并报市委同意,决定你分管工业、交通、招商引资、驻京办事处、信访等工作。希望殷市长结合自己的优势,根据本地特色,大胆工作,为我们越北市政府开放与经济建设提供新思路、新方法,圆满完成中央下派挂职领导干部的多项任务。当然,也替我这个政府主管分摊压力呀。

曙初恍惚感到身后有成千上万双眼睛在盯着,看他的能量到底有几成。他嘴角漾起一抹笑意,说,敬民市长,曙初谨遵教诲,一定在您领导下加倍努力地工作,不辜负中央和单位对到地方工作同志的期望。从个人角度而言,等挂职期满我还希望得到市长满意的鉴定评语嘞。有所想有所为。艾敬民掂量着曙初的话中之意,应道,好。

同市长见面就这样结束,曙初回到办公室根据市长对他的分工,他叫文立把各个口的有关资料收集一下。曙初认真仔细地记下艾敬民的每一句话。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在做记者时养成的习惯自然而然影响至今。看着艾敬民从起初的故作轻松到后面切入正题时的严肃认真,他的神经顿时绷紧了。昨天当他还是一名新闻工作者时,他还可以任性地驰骋于个人的思想疆域,或哭或笑,或喜或忧,他都可以淋漓尽致自由地发挥。杂志社的工作更多的是个人自由空间,需要最大限度地思想发挥。如今他的角色必须尽快转换,从他落地越北的那一刻起,他不再是儒雅书卷气十足的白面书生,面对的几百万越北群众和千头万绪的具体事务性政府工作,几乎没有创造,没有想象,只有服从与执行。在艾敬民灼灼的目光后面,曙初明白这层深意,市长当然希望他尽快进入情况。保留着做记者时留下的习惯,每到一地先了解有关这个地方的人文、地理、历史、风土民俗习惯等情况,以后在采访活动中就有明确的目标,不至于犯方向性的错误,讲外行话。曙初一直看材料到掌灯时分,越北的天还没有完全暗下来,他把文立叫过来说,你下班回家吧。今后我们形成一条规矩,没有特殊情况,你到下班时间该下班就下班,你我不搞人身依附关系,八小时之外,是个人的私